

双休日，几位好友相约去龙潭观景。

沿着龙潭河，徒步在窄谷中蜿蜒而上，小径两边是望不到边的竹海，翠影婀娜，绿浪层叠，薄雾缭绕着它们，好像所有蠕动着的希望，全被召唤到这里。途经的土坡上有三棵苍老蓊郁的古树，躯干高大魁梧，枝叶如浓得化不开的一团绿云。那春天新长的嫩叶，迎着雨后初晴的阳光，透明如片片碧玉，在袅袅的风中，摇曳着赏心悦目的清凉。古树不远处是一对“水碓”，哗哗的溪水从水碓中奔流而去，悄悄的山风从石砌的磨坊漫卷而去，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返璞归真感。

我们沿“水碓”边的河流上行，不久便到了关门井瀑布，瀑布正面，一块磐石居中，这石便是关

门石。我们赤脚涉水至石上，听瀑观潭，导游说龙潭因此而得名。眼前的瀑，是舞动的银龙？眼前的潭，是深幽的龙宫？妙哉，我不禁再三慨叹。沿着这龙的宝潭走过很长一段山道，便到了杨家老屋的古戏楼。与这古老戏楼相配衬的是杨家祠堂。这里有七块“钦赐”的古匾记载着昔日的辉煌，其中一块匾上写着“劲节凌霜”，这荣耀的光环写照了节孝杨陈氏一生的寂寞与悲哀。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天柱山

龙潭有只仙女鞋

汪静群

的东大门，好友大喊大叫，让我去看龙潭河索道的选址处，我这才从悲哀的寂寞中走出来。三十亩的天柱山东大门的开发，沉寂千年的龙，即将从宝潭里醒来。“看，仙女晒鞋。”听人呼唤，我们不约而同顺着所指的方向奔去，“仙女鞋”近了，这鞋人字形，底踏千吨鼓石，面对朗朗苍天，任日晒月沐，风吹雨淋。这人字形，顿时让我联想起穿长衫、着唐装、踏人字布鞋的古人以及那浓厚的中国民族风情。当地老人介绍说：七仙女

飘游天柱山时，因爱慕这人间的美景，竟忘情地踏云踩雾观赏起来，大姐姐带头唱起赞美天柱山的歌来，边唱边用一只脚踏踏天柱峰，这一踏不得了，大仙女这只秀鞋落下了，落在了天柱山的西大门，众姐妹一看，戏说大姐姐莫不如将另一只鞋一并留在人间，大姐姐听罢此话，索性脱下另一只秀鞋，玉手一抛，恰恰落在了天柱山的东大门……听着听着，我仿佛看见了大仙女的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还有众姐妹欢快的笑语。有了这传说，就有了几分情趣，这龙的宝潭，更充满了灵性。

仙女的一只鞋寻着了，大家也觉得有些累了，便乘上黄色橡皮艇，沿龙潭河顺流而下，潭水雾气萦绕，竹浪翠影摇曳，我仿佛触嗅到了那微微柔和的气息。

名字

占新民

上小学前，我一直对自己的名字“新民”感到疑惑不解。我们家族的男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习惯把辈分排行中的字作为名字的第一个字，比如我爸爸名字叫多荣，因为他是“多”字辈。我堂兄弟的名字叫善武、善东、善平，因为他们是“善”字辈。我上了小学学了一些汉字之后，觉得我的名字的意思是“新中国的人民”，所以对自己的名字很是自豪。上了中学后，知道有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叫《新民晚报》，于是觉得自己的名字可能是父亲看了这份报纸后借用的，觉得父亲很有文化。

知道自己名字真正的含义是在拿到了大学入学通知书那天。记得那是个傍晚，父亲在门外摆弄扁担，我坐在门槛上帮忙。父亲突然说：“你出生的时候给你取名字，是希望你能够做一个新农民，不像我在生产队连普通的农民都不如，谁知道你能够考上大学，竟然还是清华大学。”我听父亲说完后，对知道了自己名字的来历很满意，觉得自己以后可以不用做农民参加“双抢”了，心里颇为开心，但是并不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一直到28年后的2018年，我在清华伯克利深圳研究院学术休假，父亲来深圳待了两个星期，这段时间父亲偶尔提起了他少时因成分不好在学校学习和生产队劳动中的一些故事，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1990年父亲在我考上大学之后的心情。他不仅仅是为儿子考上清华大学而自豪，也是他从40年来的压抑中第一次彻底轻松过来。

记得我高考的那三天，父亲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去学校看我，其实我们也没有时间说话，他也不问我考得怎么样，就是给我洗洗衣服。那几天，我因为考试紧张，也没有问他吃饭在哪儿吃的，天气那么热路上骑车安全吗？从我家到学校20多公里，当时还是土路，不断上坡下坡，并且高温，单程骑行20公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当时还不流行家长陪孩子参加高考，父亲是仅有的几个来学校的家长，我想父亲那三天比我还要紧张吧。高考结束后，父亲从来没有问起我考得怎么样。现在想想，他应该是害怕知道不好的结果。我记得只有妈妈问起我一次，当时她在灶上做饭，我在灶下烧火，她问我：“儿子，你能考上大学吗？”那时估分已结束，所以我对她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也许是父亲自己害怕，而通过妈妈来问我。

有意思的是，儿子丹宁在2018年夏天去清华参加夏令营，在清华校园里发现有条路叫作“新民路”，他立即通过微信把照片发给了我。而“新民路”中的“新民”二字则来自国学经典《大学》中的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通“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来历同“新农民”则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了。



劈波踏浪 周文静 摄

报仇

谢丙其

兆鹏手提一条短棒，脸涨红到发根，鼻翼张得大大的，急匆匆说：“爹，现在我就要找和尚报仇去！”父亲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短棒，虎着脸说：“不行，你目前基本功比较差，鲁莽去拼命，只有挨打的份！回去，继续练。”

兆鹏家住山脚下，父亲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南拳师父、吴家拳传人。大哥二哥随父学艺，身强体壮。少年兆鹏从小只喜欢放羊，不愿学武，瘦弱多病。父亲寻思，三子中以兆鹏的悟性最高，当可传他衣钵。

三年前的一天，兆鹏按父亲的吩咐，在村后山脚放羊。寺里的当家和和尚发现羊吃了他寺里的青菜，直接对兆鹏一顿拳打脚踢。可怜兆鹏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遍体鳞伤，爬着回家。父亲说：“身上没有武艺，被人欺负了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不能直接去打你家人，只有你自己苦练武功，日后再去找他比试。”

兆鹏待身体恢复以后，带着满腔的仇恨，一边在山上放羊，一边根据父亲传授的动作要领苦练武功。溪水中、大树下、悬崖边，常常有兆鹏练功的身影。卷曲双拳，四指齐平；长棒短棒，使刀使枪，石锁石磨，寒暑易节，持之以恒，武艺大有长进。与两个哥哥相互切磋，已经胜过了他们。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谁知兆鹏报仇心切……

被父亲劝回过后，兆鹏一心要胜过

那恶僧，一如既往地又苦练了三年基本功，身手更加敏捷。有次遇上黑帮到邻村索要“保护费”，其中五人外号叫虎、彪、豹、豺、狼，号称“昆阳五虎”，兆鹏赶到现场，抖擞神威，酣战虎彪两人。连斗二十余合，虎彪渐渐内力不支。豹、豺、狼加入战团，兆鹏以一抵五，不到半个时辰，“昆阳五虎”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狼狐逃跑。“爹，现在我可以找和尚报仇了吗？”“不行，你现在没有自己的强项，还不是他的对手！”

兆鹏再苦练多年，以家传武艺为基础，拳掌结合，灵活运用，威震四方。北方有一位侠客号称“骆驼骑士”，满脸胡子，内功深厚，慕名寻访兆鹏，比试武艺。骑士大吼一声，左掌直刺过去，来攻兆鹏。兆鹏心说，来得好！运起双手，使用家传武艺防御。平时心狠手辣的骑士看战不倒兆鹏，右手铁拳骤出，好兆鹏，陡然一招纵云梯，躲过偷袭，挥手一掌，正中骑士眉心。点到为止，骑士甘拜下风。

兆鹏这时已成为江南一带有名的武师，想起往事，欲找和尚比试。“现在我可以找和尚报仇了吗？”父亲笑着说：“你有现在的武艺，完全是十多年前和尚那一场刻骨铭心的痛揍所赐！其实，那次是我特意安排的，他只打你的皮肉不伤筋骨。和尚是我同门师兄，武功不在我之下，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喏，我已准备一份六合大礼，你亲自挑到寺里去，当面重谢你师伯吧！”